



红娘子◎著
遭遇前所未有的惊悚事件……

迷藏

七步桥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七步桥

迷藏

遭遇前所未有的惊悚事件……
红娘子◎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步桥/红娘子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09. 8

ISBN 978-7-5113-0036-2

I. 七… II. 红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27881号

七步桥

QIBUQIAO

著 者 / 红娘子
责任编辑 / 杨 君
封面设计 / 小徐书装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开 本 / 787×1092 16开 印张 / 15.625 字数 / 215千
印 刷 /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/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0036-2
定 价 / 23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 邮编: 100029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传真: (010) 64439708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楔子001

在那一年死的人很多，正常的、不正常的，像是所有的年份一样，总会有人死去。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同一年死去的人中有六个年龄、相貌都相似的青年人。

第一章 初始.....005

不一会儿，洞里头传来消息，说是尸体找到了。不过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真如林涵所说，除了两具工程师的尸体之外，还有另外一具白骨，看上去年头很久了。而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，那具白骨的手臂好像是拖着其中一个工程师的腿。

第二章 遗失.....020

范启泽隐瞒了关于遗落在案发现场的领带夹和血衣的事情，现在还不能全然相信面前这个人，如果说出去，这可能会成为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口实。

第三章 噩梦.....039

林涵难以想象怎么用嘴发出这种声音，像是失去了控制的僵尸一样，他扭小音量，看着在一旁失神的范启泽。

第四章 血印.....056

难道他不喜欢到要自己死？翼翼在地上挣扎着想爬起来，这时候车里灯亮起来，可里面并没有人，也就是说车自己冲了过来将翼翼撞倒。

第五章 水妖……073

范启泽连忙往后退，不过他还来不及丢掉手中拨弄锦鲤的枝条，而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女人猛地睁开了眼睛，在幽绿的水中看着范启泽，然后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那个枝条。

第六章 前世……090

“日记本？而且是这种造型的，可真是罕见啊！”范启泽将日记本拿出来，随手翻开扉页，一行秀丽的字体映入眼帘——为有牺牲多壮志，署名却是范黎东。

范黎东，范启泽老爸的名字，而他已经死去快三年了，这本日记本怎么来的？真的又一件奇怪事。

第七章 死咒……106

而脖子后面的疼痛还在加剧，一刹那，林涵素来冷静的性格一下子失控了。想要踩刹车却发现自己踩下的是油门，他那辆老吉普扭了两下，撞向路边的隔离带，伴着明敏的一声叫喊，吉普车前盖掀了起来。

第八章 山寨……124

黄奕欣朝后倒了下去，扑在矮竹林中，范启泽连滚带爬地上去，想将她拉上来，却看到了不能想象的一幕，黄奕欣的头颅怪异地歪向一边，而后慢慢分开，鲜血从她的脖子上喷了出来，而上面的脑袋已经不见了，她甚至还来不及呼号一声，就这样离奇地身首异处。

第九章 仙娘……139

明敏使劲地回忆这个女人，突然脑中冒出了那个寒冷的天气里出现在酒吧的那个女人，那一袭白衣和惨淡的脸色，还有一双死人般的黯然的眼神，像是定格一样地在明敏脑子里重合起来。

第十章 迷踪……155

这几米远却让人已经看不清钻进了茅草丛中的杨叔，靠近麻布，杨叔屏住呼吸，准备挑开这块布，一掀开却被吓得够呛，布下面是一个人头，一个姑娘的人头，而下面的身子却不知道哪儿去了。

第十一章 绝路……170

“如果你想杀一个人，你可以用很多方法，哪怕用筷子捅死他，但是七步桥却无比狠毒，它是一种怨念极深的诅咒方式，而且很难知道下了这个巫咒的人是谁，因为她只会在暗处看着，等着最后的目标达成。”见姜教授用了一个特别吊胃口的开头，林涵的脸色有点难看。

第十二章 桥桩……185

明敏看着他们在那里摩拳擦掌，看上去倒不像去找范启泽，而像是要去宰了他，心里不断嘀咕着，等着看他们到底想做什么。

第十三章 影子……201

而那个没有头的女人停了下来，将手中的人头转了过来，用一双没瞳仁的惨白眼球看着邵东子，这让邵东子乱了阵脚，这不是他看到的那个身影，可这样也太过无稽了，一个没头的人在那里活蹦乱跳地走着，而她的头居然还可以继续用来走路。

第十四章 新年……217

范启泽上前几步，想看个清楚，那女人却留下一句话：“告诉他们，事情还没有完，让他们来找我。”一路飞奔，跑去了镇上的小学，这所小学早就关了门，只见她灵巧地从墙上翻过，跳进了学校。

第十五章 缘灭……232

姜教授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上面写着“兰梵之灵位，母兰汶立”。而用这样的设计就算是搭成了这个恐怖的七步桥的第一步了。真是天才的想象力，恐怖的杀伤力。

尾声……243

明敏附耳说道：“以后生女儿好了，就不会有你后脖子的问题了。”林涵笑着对着林孟的墓碑说：“老头儿你看，你还真给我撮合了个新媳妇儿。”



楔子

在那一年死的人很多，正常的、不正常的，像是所有的年份一样，总会有人死去。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同一年死去的人中有六个年龄、相貌都相似的青年人。

青草乡。

1974年的某个夏季月夜，空气中透着稻子灌浆的气息。田埂上走着两个人，稻叶划过身子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

穿过水田，两人走到一个斜坡上坐着。男人的手臂自然地挽上了女人的肩膀，月光撩人，身后拖着的长长的影子也多情地顺着微风拂动的草丛摇曳着。

女人两条大辫子油黑油黑地垂着，手不自然地捻着发梢，低着头等待下面的节目。男人认真地看着她的长睫毛，闻着她身上散发出的肥皂味儿和些许汗味，静静地说：

“我找了个去镇上代课的机会，明天就可以搭车过去，以后不用再下地了。”

女人惊诧地望着他，这个消息有点突然，即使算是个好消息，也让她猝不及防。

“那你打算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？好好工作呗，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这个机会。”

“那你会娶我吗？”

男人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看看天上稀粥一样的星光，深深地



吸了一口气。女人没有追问下去，默默地走下小坡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看着她的身影走远，男人怔怔地将自己的手臂挥了挥，对着她离开
的方向大喊一声：

“等我，我会来接你的！”这一句包含太多涵义，像是承诺也像是
告别。

不知道男人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在黑暗中带着眼泪的苦涩笑容。

1974年的夏天，男人从青草乡插队的地方来到濮市镇，在第一小学
当上了教员。他在村口等拖拉机的时候，女人远远地看着那个熟悉的影
子站立在石子路上，默不作声。爬进拖拉机拖斗里的时候，他没有回头。

刚开始的那段时间，男人的信是一个月一封。而到1978年的时候，
男人的信从一月一封变成了一年半封，后来像是消失在回城的潮流中或
者没入了南下的潮水之中，从此杳无音讯。

听说那个女人回到她老家，某个苗寨，一时间也没了任何消息，两
个人像是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之中，如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一样，谁也
不会在乎这两个人的命运。

在那一年死的人很多，正常的、不正常的，像是所有的年份一样，
总会有人死去。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同一年死去的人中有六个年龄、
相貌都相似的青年人。

关于七步桥的传说一直就在湘西民间流传着，而它的隐蔽性总让人
不易发现，一些毫无关联的暴毙、失踪在人们的一片混乱中变得更无头
绪，好像只剩下乱坟和泉下的叹息会记得七步桥两头是谁，一头是丧心
病狂的报复，一头是懵懂不知情的受害人，中间是无辜的受害者。在这样
的一座跨越生死的桥梁下，埋藏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爱恨，在里面互相

迷藏 · 七步桥

纠结转换着，拖人人泥潭。

可没人真正知道七步桥到底意味着什么，它仅仅在人们夜里的谈话中出现。濮市镇经过这么多年来，一直用沉默应答着这些疑问，永远不会出声。

第一章 初始

不一会儿，洞里头传来消息，说是尸体找到了。不过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真如林涵所说，除了两具工程师的尸体之外，还有另外一具白骨，看上去年头很久了。而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，那具白骨的手臂好像是拖着其中一个工程师的腿。

那年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林涵还没有出生。黑家也还没有搬出濮市镇，所以他自然不知道这些事情，此时此刻，他正在一个溶洞里面开始自己的工作。

“小兄弟，你确定能找到他们？”

一个头戴矿灯的家伙四下打量着这个黑黢黢的大洞，岩壁上的层层石钟乳还在滴答滴答地滴水，脚下很滑，而且整个洞里面还有一股难以言表的霉味。

“应该没有问题，你们公司来勘探这个洞子干吗？”

“旅游。”

林涵头顶安全帽，手上拎着强光电筒四下查看着，实际上 GOV 公司这次找到他也是无奈之举，在勘察这个溶洞的时候他们有两名工程师不幸失踪了。

“没办法啊！怎么找都找不到人，害得两家的家属都打着横幅到公司门口了。”

张主管无奈地摇着头，这件事情来得蹊跷，两个人在这个本早已算是探明的溶洞中莫名失踪，无论公司下属救援队怎么找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人。



关键是现在家属们声称活要见人、死要见尸，于是就杠上了。在这原本并不深的洞子里来回踱拉了好几遍就是不见两人，逼得没办法，只好死马当活马医，去找了据说神通广大的黑家。

不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只请出了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，看样子也不过二十出头，脸色如同在非洲呆过一样，黑黑的像某个香港的明星，面貌倒是称得上英俊，不过无论五官怎么精致也不用这般打扮吧——林涵穿着一个大胶皮套裤，身上披着军用大雨衣，活像是雨天去看鱼塘的老农，手上还抓了把登山镐。在洞中摸索着，用手上的镐不时地四下敲敲，一步步前进。

后面几个队员已经面露愠色，对这个全副武装的家伙起了怀疑——若是怕脏怕出事的话，还揽上这个活干吗？

林涵不紧不慢地走在勉强能够被称为路的洞中泥泞上，从身上的小包里掏出一件玩意儿，用嘴叼着电筒，自顾自地掐算起来。只见后面的人全都傻了眼，林涵拿出来的是一个堪輿用的罗盘，正比划着，一声不吭跟着自己的判断往各个分支的选择路线走去。

“主管，弄半天来了一个道士啊？”一个队员小声地凑在张主管的耳边小声嘀咕了一句，无奈这洞子极小，回响又大，于是这句话一下子就传到所有人的耳中，林涵猛地回头，看着那个说话的家伙。

眼中的愤怒好像是能透过黑暗的火焰一样，烧得那人愣在一边，手足无措。

张主管尴尬地打着圆场，心里却还是和那个队员一样，打着嘀咕：“怎么这个也出来了，该不会是神棍骗钱吧……”

林涵续上被那个家伙打断的思路，继续看着罗盘，看着前面，一步

一步走进去。后面跟着的队员都不敢再说话，任凭这个年轻师傅折腾下去，最后再去看笑话。

陆续往里走的过程让人愈来愈压抑，这个洞子有太多的分岔，连负责领路的队员都有点吃不消林涵东插西穿地前进，额上无端端地沁出许多汗来。

正当大家往前赶的时候，林涵猛地趴在地上，将地上的一洼泥水溅开，然后仔细地在地上察看着什么。后面的人被这个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，恨不得也跟着趴下，张主管也赶忙爬过去问怎么了，林涵没回答，只是不慌不忙地开始在泥地上做各种舒展运动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从这里摔倒，在这里抓地，在这里滑下……”

林涵在泥水中滚动着，在一些难以发现的痕迹上做着那两人失踪前的最后一些动作，而在一旁看着的其他人却全然不能理解，只能傻等着结果的出现。

这里有一处异常湿滑的地方，上面长期滴着的水让当中的淤泥像是成了冰块一样光滑无比。但是上面所留下的痕迹却并不容易消失，林涵也就是靠着这一点去追溯失踪者失踪前的最后痕迹。

这里一旦有人踩上，很可能滑倒，不过这一次滑倒却怎么让两个人失踪？林涵也不知道自己按照这个痕迹行进下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在翻滚到洞壁边上的时候，一脚踩上了一个被前人蹬得光滑无比的地块，林涵身子突然像是失了控制一样，不能控制地往一个暗处滑去。他猛地喊了一声，情急之间顺手将登山镐一把扎进地面，而靠在旁边一直跟着林涵动作的张主管也顺着地势往下滑，林涵急忙一手抓住他，他才没继续往下滑去。

但张主管趴在湿滑的地面，带着林涵开始慢慢地往下滑去。张主管



张嘴跟着林涵一起嚎叫起来——登山镐一点点地在松脱。

像是一个天然的滑梯一样，张主管狼狈地将脚蜷在林涵身上，使劲扑腾。

队员们连忙猴子捞月一样连起来，一把抓着张主管的脚，合力将两人拖回了安全地带，林涵抹去脸上的泥水，喘着大气说道：“这里就是了，你们下去找吧。”

几束灯光照过去，队员发现了藏在岩石下面的一个难以发现的洞口，刚好能容下一个人趴着钻过去。那个洞口宛若是一只张着嘴的阴险怪兽，等着到将要到口的食物。

而一块突出的如同盖子一般的石头却恰好挡住了视线，难怪常人难以发觉。

张主管被刚才的经历吓得不轻，于是没有说话，从这里下去的话，谁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情。总不能为了两个未知生死的人，让更多的人下去送死。

林涵知道他已经怕了，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和他一起坐在地上，淡淡地说：“要是不怕破坏了这里的旅游景观，就铲掉这里的泥巴，把洞口扩大，打上桩子再下去不就行了。”

张主管听了这话像是抓了救命稻草一样，连忙带着几个人往洞口跑回去。不一会儿又叫上更多人，将各种器械带了进来，在狭窄的洞口面上开始作业，将水泥混杂的地方全部铲去，然后铺上碎石，打上两条坚实的木桩，动静之大让顶上的钟乳石好像也在摇晃着快要掉下来。

洞口铲大，路面铺好，两名工人准备下去，事隔这么天，要准备的自然只能是黑色的尸袋了，张主管找来两个尸袋和绳索，吩咐注意安全，

正要下去的时候，一直猫在一角的林涵开口了：“多带一个吧，有用的。”

张主管愣了一下，赶到他面前问是怎么回事，林涵没有说话，站直了身子，说自己要走了，让张主管给带带路。张主管犹豫地看了看后面等着自己发话的工人，甩了甩手让多带一个尸袋下去，然后便和林涵往洞口走去。

林涵一路上默不作声，这个活还真没有接过，洞穴虽然留下了更为明显和易于保存的痕迹，但是刚才要是没有多一点的队员，还真难说自己会怎么样。

张主管在一边絮絮叨叨地问着林涵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找的，可是现在人还没有找到，怎么又能确定就是那里呢？

林涵还是不出声，张主管只能是讨了个无趣，只好也埋头带着林涵往洞口走去。

半小时后，洞口出现在不远处，强光照过来，清新的空气往里灌着。林涵贪婪地吸了一口气，感觉真是美妙——瞳孔慢慢缩小，肺里有了带着各种味道的空气的感觉，可能也只能在这种洞子里面才会有。

走出洞口的时候，林涵径直走到自己的车旁，这是一辆老款的北京吉普，草绿色的顶棚早就成了黄色，像是被霜打过了一样，边角处已经变得灰白，有点惨不忍睹。

他将身上的套裤和雨衣除掉，从车里摸出一瓶水，往头上倒下去，仔细洗了洗泥水，然后将东西丢进后备箱，回头看了看张主管，说道：“明天我去你们公司拿钱，就这样。”

张主管面上泛出一丝难色，有话想说，还没有说出来，林涵已经打燃了自己的老爷吉普车，轰隆隆地冒着黑烟，就要开车离开。



“人还没有找到，你就这么肯定啊！”张主管对这个古怪的年轻人有点不解，于是禁不住喃喃自语：“难道说这个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代沟？”

林涵从车中探出头，用手指着自己脑袋，露出一个狡黠的微笑：“回答你的问题，我们是靠这个吃饭的。”

不等张主管回应，老吉普突突地朝市区方向开去，可不到一会，车子转了头又开回来。

张主管还没有回到洞中，远远看到这黑小子又回来，心头居然有一丝欣喜，连忙迎了上去。车停了下来，林涵走下来，磨蹭着走到张主管面前，支吾着半天，开了口：“能不能预支我一百元，车快没有油了。”

张主管快抓狂了，这小子居然就是为这个又折回来。

“那个谁！拿一桶汽油来，给他加满！”

一个小工儿听话的将抽水机边上的汽油拿到吉普车旁，林涵将钥匙丢了过去，小工熟练地将油箱加满了汽油。林涵不好意思地甩了甩手，朝张主管道了谢，钻进车里，继续发动走掉了。

不一会儿，洞里头传来消息，说是尸体找到了。不过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果真如林涵所说，除了两具工程师的尸体之外，还有另外一具白骨，看上去年头很久了。而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，那具白骨的手臂好像是拖着其中一个工程师的腿。

不知是不是巧合，不过，事情也未免太过诡异了。张主管咂吧一下嘴，让所有人守口如瓶，不要声张，而后，朝着林涵离开的方向意味深长地看着。